学生版世界文学经典

呼啸山庄

〔英〕艾米莉·勃朗特　原著
张云君　谢小萌　译写
范迎新　绘图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

导　读

“爱”属于人性的最美好的部分;“恨”是人性的扭曲,是人性的堕落。这部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希斯克厉夫由于受挫折的“爱”,使他变得冷酷无情、心狠手辣,他的报复给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两户人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他企图冻结人性,在他的周围用“仇恨”建立绝对的统治。

但是在年轻一代的哈里顿·欧肖与凯瑟琳·林敦之间,终于重新建立起了真挚的爱情,冻僵的、麻木的人性复苏了,被压抑的人性在“爱”的回归中得到了解放,人们又拥有了希望。

通过这部小说,作者想告诉世界上的人们:“恨”消灭不了爱,“爱”比恨更有力量;在现实世界中,天长地久的是“人间的爱”。

艾米莉·勃朗特(1818—1848)出生和生活在英国北部约克郡的一个偏僻地区,也就是《呼啸山庄》这个故事发

生的地方。她与她的姐姐夏洛蒂·勃朗特和妹妹安恩·勃朗特都是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的著名小说家。她出身于清贫的牧师家庭,从小就喜爱文学,短暂的一生中写了许多文学作品。

大约在 岁左右年时,她开始创作长篇小说《呼啸山庄》,第二年小说公开出版,第三年病魔就无情地夺去了这位天才作家的年轻生命,当时她年仅三十岁。

《呼啸山庄》刚一出版就遭到评论界的猛烈谴责,被人嘲讽为恐怖的、可怕的、令人作呕的小说,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。直到进入二十世纪,艾米莉的天才和她的《呼啸山庄》才逐渐得到文艺界的广泛认同,而且她的声誉也越来越高。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还把《呼啸山庄》列为世界十大小说之一。

目录

一　洛克乌德先生初访呼啸山庄 …… 1
二　凯瑟琳·欧肖的房间 …… 24
三　爱伦·丁恩讲述的故事 …… 42
四　凯瑟琳·欧肖认识了林敦一家 …… 54
五　凯瑟琳与埃德加 …… 69
六　希斯克厉夫失踪了 …… 77
七　希斯克厉夫回来了 …… 92

八　凯瑟琳病了 …… 108
九　伊莎蓓拉的故事 …… 122
十　希斯克厉夫最后一次看望凯瑟琳
…… 139
十一　伊莎蓓拉跑了 …… 149
十二　凯茜长大了 …… 155
十三　希斯克厉夫的儿子在呼啸山庄
…… 164
十四　凯茜密访呼啸山庄 …… 174
十五　希斯克厉夫的圈套 …… 181
十六　凯茜成了寡妇 …… 193
十七　洛克乌德先生再访呼啸山庄 … 197
十八　希斯克厉夫的结局 …… 206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

一　洛克乌德先生初访呼啸山庄

1801年

我刚刚拜访我的房东希斯克厉夫回来。我很喜欢这位孤零零的邻居，并且觉得他与我的性情相仿，今后要和他打一番交道啦。这里一派美丽的山乡景色！我不信在英格兰还有比这儿更清静的地方，简直是厌世者的天堂呀！我要和希斯克厉夫先生，像兄弟般平分一片凄凉的景色。

我是在通向他的房子的院门前，见到我这位房东的。

“希斯克厉夫先生吗？”我问道。

他冷漠地点了一下头，算是回答。

“先生，我是洛克乌德，您的新租户。我刚到此地就前来拜访，为的是把画眉田庄租下来，我的请求不会使

您不方便吧。昨天我听说您想——”

“画眉山庄是我的产业，先生，”他慌忙打断了我的话，说道，“只要我办得到，我绝不容许别人来麻烦我。进来吧！”

他咬牙切齿地表示请我进去，却没有伸手推开大门。可是这种怪僻冷淡举动，却让我产生了兴趣，我接受了这并不善意的邀请，打算到他的房子里看看。

我骑在马上，任凭这匹马去撞栅栏。他似乎怕损坏自己的产业，只好解开了闩门的链子，不情愿地把我领上了石板道。一走进院子，他就叫道：

“约瑟夫，把洛克乌德先生的马牵走，再拿些酒来！”

我想他家只有这一个仆人吧，不然他怎么会下这双管齐下的命令呢。

约瑟夫是一个看上去还很健壮结实的老头儿。接过我的马的时候，他怨气冲天地唠叨着：“老天爷照应吧！”还气鼓鼓地盯了我一眼。我心中猜想，这一定是在祈求老天爷帮他消化肚子里的一顿中饭吧。

希斯克厉夫先生的住宅名为“呼啸山庄”。它的意思是，这座山庄长年累月地承受着大自然的风啸雨吼。看到房屋周围有几棵矮小的枞树过度倾斜，还有一排瘦削的荆棘向着一个方向伸展枝条，就足以让人想到北风刮过的威力了。幸亏建筑师有先见之明，把房子盖得很结实，即使是冬天最猛烈的风暴，呼啸山庄也能平安无事。

在跨进房门之前，我驻足观赏，发现房子正门的一块石头上刻着“[illegible]”这一年份和“哈里顿·欧肖”这一姓名。我本想打听一下住宅的简史，可是一看到希斯克厉夫要我马上进去的架势，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没有经过外间或是弄堂，我们径直走进了起居室。这里的人叫它“正屋”，连厨房带客厅都包括在内。我仔细地打量着这间屋子：大壁炉里燃烧着熊熊的火焰，壁炉上面放着几支蹩脚的旧枪和一对马枪；一口橡木大碗橱里堆满了餐饮用的各种白银器具，反射着炉火的光辉；三个油漆鲜艳的茶叶罐作为装饰品，摆在壁架上；简陋的绿漆高背椅和几只笨重的黑木椅放在屋子的阴暗处；

碗橱下躺着一只巨大的酱色母猎狗，一窝唧唧叫着的小狗围着它，还有些狗在别的地方走动。

这间屋子和屋内的陈设没有一点儿特别的地方，就好像一个质朴的北方农民家的厨房一样，只是没有做饭的迹象，桌旁也没有坐着一位喝啤酒的农民。但是，希斯克厉夫先生和他的住宅以及生活方式，却形成一种奇怪的对比。在外貌上，他皮肤黝黑，一头黑发，像个吉卜赛人；在衣着和风度上，他又有着绅士的派头。他显得有些懒散，但并不难看，因为他身材挺拔，很打眼。他那张脸是够阴沉的，让人觉得他多少带点儿教养不够的傲慢。

我们在壁炉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一时无话可说，我就伸手去摸那条母猎狗，惹得它从喉头发出一长串的嗥声。

“你别碰这畜生，”他对我咆哮起来，“它不是当猫养的宠狗，明白吗。”接着，大步跨到门口喊起约瑟夫来。

约瑟夫在地窖里没有上来，于是他也钻了下去，只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



剩下我单独和几条恶狗（包括那只母猎狗在内）在一起。我并不想和犬牙打交道，只好坐着不动。突然有一条狗气势汹汹地跳起来扑向我，随即其它几条狗也都向我攻来。整个屋子的每个阴暗角落都蹿出嗥叫的恶兽，大有要把我撕烂的架势。

“救命啊！希斯克厉夫先生！救命！”我一边竭力阻挡恶狗袭击，一边高声叫嚷。

希斯克厉夫和他的仆人懒洋洋地从地窖的楼梯爬上来，没有一点儿着急的样子。多亏从厨房里快步走来一个健壮的女人，她挥舞着一个煎锅冲到我与恶狗之间，很快地平息了这场风暴。

“见鬼，你们在搞什么？”他问。

受到如此失礼的接待，他还这样责问我，我实在忍受不了。

“不错，真是见鬼！”我气愤地喊道，“先生，你那些畜生比鬼还凶呢，还不如把我丢给一群老虎的好！”

“它们只咬侵犯它们的人。”他说着，并把酒瓶放在

我面前。“狗是应该警惕一些的。喝杯酒吧？”

“不，谢谢您。”

“没给咬着吧？”

“要是被咬了，我可要在您这群宝贝身上留下复仇的印记。”

希斯克厉夫咧开嘴，绷紧的脸上透出一丝笑意。“得啦，得啦，你是受惊了，洛克乌德先生！来，喝点儿酒吧。此地真难得有客人光临，所以我和我那些狗——简直不知该怎样招待才好。祝你健康，先生！”

我举起酒杯，回敬了祝辞。一时也想通了，为了一群失礼的恶犬而憋气，实在太傻了。再说，我可不愿一直被希斯克厉夫先生觉得好笑，充当他的笑料。

他呢，也许觉得把一个好租户给得罪了划不来，态度也稍稍变得缓和，说话不那么傲慢了。而且还提出一个谈论我目前隐居场所的种种长处和短处的话题，他以为我会感兴趣。

听了他的话，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很有见识。告别的

时候，我对这次做客表示满意，提出明天要再来拜访，他分明不愿接受我再次造访。可我执意要来。奇怪，跟他一比，我变得这么爱交朋友了。

昨天下午起了雾，又是那么阴冷，我很想躲在书房里度过这半天工夫，不打算踩着荒原上的泥路，到呼啸山庄去了。

可是，吃过中饭，一心不想出门的我登上了楼梯，走进书房，却看见一个女仆正在打扫卫生，闹得满屋子都是灰尘。乌烟瘴气的景象逼我回头就走。我戴上帽子，走了四英里路，来到了呼啸山庄。当走到希斯克厉夫家的花园门口时，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。我正好躲过这场大雪。

黝黑的泥土冻结了一层硬壳，盖着这荒凉的山头；凛冽的寒风呼啸而来，冻得我四肢发抖。我弄不开栅栏上的锁链，只好跑了进去。奔过两边乱长着醋栗树的石板道，来到门口，使劲敲门。谁知把我的手都敲疼了，还没有人答应；那一大群狗也嗥叫起来。

“倒楣的人家！”我心里骂道，“你们如此怠慢人，活该人人永远跟你们断绝往来！有谁家白天还把大门闩得死死的？我才不管呢——非进去不可！”

我拼命地摇撼门钮。这时约瑟夫从谷仓的圆窗洞里探出一张生气的脸来。“你干什么呀？”他嚷道，“东家在羊圈里，你去那儿找他吧！”

“难道里边没人开门吗？”我也叫起来。

“除了太太没有别人。你敲到半夜，她也不会理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就不能去转告她我是谁，呃，约瑟夫？”

“别找我！我才不管闲事呢。”他咕噜了两句，又把脑袋缩了回去。

雪开始下大了。我握住门钮又试了一回，这时，一个反穿上衣的小伙子，扛着一柄长把叉，在后面院子里出现了。他招呼我跟着他走，把我领到了上次被接待过的那间温暖的大屋子。在准备摆上丰盛晚餐的桌旁，我很高兴地看到了那位太太，以前我真没想到他家还有这样一个人存在。我鞠躬等候，以为她会请我坐下。谁知

她望着我，靠紧了椅背，不动，也不出声。

“天气真坏！”我说，“希斯克厉夫太太，您的家仆很会偷懒，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叫他们听见有人在敲门！”

她嘴角连动也不动，用一种冷淡的、漠不关心的神情对着我，叫人十分不愉快，而且觉得尴尬。

“你坐下来吧，他就快来了。”那小伙子粗声粗气地说。

我只能坐下来，干咳了一声，向那只恶狗打了一个招呼。第二次会面，它总算赏脸，摇了摇尾巴，表示认我是熟人了。

“好漂亮的狗！”我又开了话头儿，“将来那些小狗您不想留下来吗？”

“它们不是我的，”可爱的女主人说。她的回答比希斯克厉夫更严峻。

“啊，您喜爱的是在这一堆里啦！”我转身指着一个靠垫上一堆像猫似的东西。

“谁爱这些东西那才怪呢！”她轻蔑地说。

倒楣，原来那是堆死兔子。我又干咳了一声，身子向壁炉靠近，又一次把今晚天气糟糕的话题搬了出来。

“你本就不应该出来。”她说着，站起来去拿壁炉架上的两个彩色茶叶罐。

她本来坐在光线暗的地方，现在，我看清了她的身材和容貌。她苗条，身段极好，显然是位妙龄女子；还有一张精致小巧的脸蛋儿；白皙的皮肤纤丽而柔润，使人眼前生辉；淡黄色或者不如说金黄色的卷发，松松地披垂在细嫩的脖颈上；一双媚眼，流露出一种轻蔑又近乎绝望的情绪，与她的美丽很不协调。

她够不到茶叶罐，我站起来，想帮助她一下。她猛地转过身来对着我，像守财奴看见别人想帮他数金子一样：

“我不要你帮忙！”她怒气冲冲地说，“我自己拿得到。”

“对不起！”我连忙回答。

“是请你来喝茶的吗？”她问，把一条围裙束在她光

洁的黑袍子上，站在那儿，把一匙茶叶正要往茶壶里倒。

“我很想喝茶。”我回答。

“是请你来的吗？”她又问了一遍。

“不是，”我带着一丝笑容说，“您正好可以请我喝茶。”

她倒回茶叶，摔掉茶匙，使性子地坐回椅子上。她眉心紧皱，噘起红红的下嘴唇，像一个小孩儿要哭似的。

这当儿，那个小伙子披着那件褴褛的上衣，站在壁炉前面烤火。看他瞅我的神气，好像我们俩之间有未了的仇怨似的。我开始猜测他是不是仆人。他衣着褴褛，谈吐粗陋，不具备希斯克厉夫先生跟太太身上的那种优越的气派。有一头乱麻似的棕色卷发，两腮长满了胡子，一双发黑的做惯粗活的手。可是另一方面，他举止随便，对于面前这位太太，他一点儿没有表示出做仆人应有的殷勤来。既然他的身份难以确定，我还是不去理会他。五分钟以后，希斯克厉夫先生走进来，总算让我在尴尬的场面中松了一口气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